

生態攝影紀實 · 1



|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？

Photo by Su Juey-Fu

| 花雀尾巴似燕，故名「燕雀」

人們常會被體型所誤導，對鳥類的印象也是如此；古人就以爲，體型比較大的鴻鵠，會比體型小的燕雀飛得更遠、更高，然而，事實果真如此嗎？

中國成語「鴻鵠之志」（語出：史記卷四十八陳涉世家第十八），涉及「燕雀」一詞；陳涉少時，嘗與人傭耕，輟耕之壟上，悵悵久之，曰：「苟富貴無相忘。」傭者笑而應曰：「若爲傭耕，何富貴也？」陳涉太息曰：「嗟呼！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！」自比爲鴻鵠，有著高遠的志向，認爲小型的燕雀難以理解。

文、圖／蘇貴福

鴻鵠就是鴻雁，也包括一般認爲的天鵝，北半球的幾種天鵝遷徙距離長達 2000~6000 公里，遷飛時間和地點相對固定(註 1)。的確，鴻鵠可以飛得高遠！

燕雀又如何呢？燕雀其實指的就是花雀，身長約 16 公分，尾似燕，故又名「燕雀」，背部色調紋路似虎皮，又名「虎皮雀」。今人已知花雀的分布範圍極廣，夏天在歐亞大陸之西，由斯堪的納維亞(Skandinav)半島至堪察加(Poluostrov Kamchatka)半島一帶繁殖。秋天南下，再由西邊的伊比利亞半島(Península Ibérica)、歐洲中央部



| 花雀這個角度有夠「花」



| 花雀雌鳥

向東至日本列島的廣大地區度冬。

花雀在日本為典型的冬候鳥，數量變異甚大，曾有多達上萬隻的族群紀錄。花雀一般白天呈小群活動，夜晚會集體過夜，屬雜食性，以果實、種子、昆蟲等為食。

在臺灣，花雀為稀有的冬候鳥或過境鳥，由海邊(如野柳、高雄旗津高字塔、南星計畫區)到高海拔山區(如武陵農場、阿里山沼平公園)，都可以看到牠們的身影，可群體生活或與其他雀鳥混群，也有單獨出現的，可見其適應能力很強。

以燕雀分布之廣以及秋天遷徙的習性來判斷，其飛行距離恐怕不輸給鴻雁，例如在臺灣南部看到花雀的機率還比鴻雁為高，因此燕雀應知鴻鵠之志，或許認為：「不過爾爾！」也說不定。

人們真的不能以體型來論斷能力的高下，人類不是也有句「人小志氣高」嗎？

註 1：天鵝－維基百科，自由的百科全書(wikipedia.org)

| 花雀



生態攝影紀實·2



| 獨眼黃鸝

Photo by So Guo

最近旗津高字塔出現兩隻黃鸝亞成鳥，常在榕樹的樹梢頭飛掠，速度很快，由於飛行方向變化極大，不像別處黃鸝那樣，飛行稍微穩定的方式，就像是不定向飛行，因此想要拍飛行版，甚難！

但由於出現頻率高，有心想拍還是有機會。牠們清晨出現頻率較高，推測是在覓食。這片榕樹林的樹梢空域常有薄翅蜻蜓群飛，甚為壯觀，因此經常有家燕在穿梭，應該也是在覓食，但或許高速下捕獲的瞬間難有機會看到，不知究竟牠們的目標是薄翅蜻蜓，還是其他昆蟲；黃鸝亦然。

拍了飛行版後，在家用電腦檢視相片時，先是發現有隻黃鸝的飛行姿式很奇怪，常出現頭偏向一邊、上仰的情況，一直納悶著，後來才發現牠的右眼似乎有問題，直到看到一張正面照，才清楚理解：原來牠只有一隻眼睛，難怪飛行姿式迥異。

試著以獨眼鳥類的立場來模擬飛行狀態：試想在高速飛行下，為了掌控方向，先要彌補喪失一眼的視野，因此長在一側的眼睛，必須藉著調整頸部的角度，使眼睛位置朝前，才能增廣視野以確保飛行方向，因此，頭部自然會偏向一邊上仰。這樣的飛行姿式顯然不自然，也費力辛苦。



| 旗津高字塔出現一隻獨眼黃鸝



| 獨眼黃鸝飛行時頭部自然會偏向一邊上仰



| 嫌紅尾伯勞吵嗎？就將牠趕下枝頭！

再者，飛行後的停棲，由於單眼視覺比起雙眼，立體感打折，距離感也會打折，自然也比較困難。但是，這隻獨眼黃鸝似乎已經適應得很好了，未曾見牠出現過意外。

這隻黃鸝為什麼會獨眼？是天生如此？還是曾經有什麼意外？不得而知。看牠在這片空域飛掠，還頗有元氣！生命自己會尋找出路，祝福牠活得平順！保有自己的那片藍天！



| 這隻黃鸝在這片空域飛掠，還頗有元氣！

生態攝影紀實 · 3



| 旗津發現小綠鳩

10/28(週四)早上和太太一起打了莫德納第二劑疫苗，在北部的兒子不放心第二劑的副作用，特地請了一天假回來預備照顧我們，在週四晚上就回到家了。結果隔天兩人都沒發燒，只有打針的手臂有點酸痛，其他沒什麼副作用，週五下午我就去公司打羽球了，當然節制了些。

10/30 一早起來，兒子問手臂狀況，自己試了一下，酸痛已經沒了，看來適度的運動好處多多。於是決定和兒子就近到旗津高字塔探探鳥蹤。約 6:30 即到鳥點，天色還有點暗，上了階梯，發現無其他人，只有我們父子，兒子往前搜尋，我則概略瞄了一下沒什麼特殊鳥況。

走了幾步，在榕樹樹梢看到一個透空黑黑的鳩鴿科影子，心想這裡都只有珠頸斑鳩，但還是不自覺地舉起望遠鏡確認，咦！怎麼是綠色的？仔細一瞧，竟是小綠鳩！趕緊叫住兒子，開拍。

| 打了個大哈欠的小綠鳩

這隻小綠鳩背對著我們停著，我們就在上頭伺機拍攝，透過一些微小的動作，可以意識到應該是一隻剛到這裡的過境鳥，累得不太想動。過了好一陣子，天色漸亮，才看到牠開始理羽，好不容易轉過身來，已經是 40 分鐘之後了，可見牠的確很累，證據是打了個大哈欠。

不久，小綠鳩飛下，開始覓食榕果，有動作、有位移，就可以拍動態畫面，見牠飽足後就找個枝頭微撐羽毛曬太陽休息，休息後再繼續吃，兩三回後就有拉屎動作出現，體力也似乎恢復了，不久即躲入榕樹後面休息去了。

小綠鳩是兒子第一次遇上的鳥種(Lifer)，我則見過數次，其中三次在中鋼廠區，可想而知，與此是在同一條遷徙路線上。在此遇上，運氣不錯，拍到爽，還可拍俯角畫面。

旗津高字塔真是個好鳥點！多造訪總有收穫。

中鋼公司小綠鳩發現紀錄：

- * 2007.12.10 T1 大樓正門撞死(陳茂村)
- * 2009.10.07 福利大樓對面榕樹(陳豐仁、張振堯)
- * 2016.09.29 W1 港區(蘇貴福拍攝紀錄)

